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施公案

(二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施 公 案

(第二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施
公
案

清·佚名

第 109 回

讨限期连累家属 说谐话访出情由

话说姜成、杨志拿不住一撮毛，正要进城讨限，后边有人赶来说：“要拿一撮毛，我晓得他下落。”二人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冯七恍的儿子，好喝便宜酒，都叫他冯人嫌。姜成、杨志素日和他玩笑，说：“你赶爷们来作什么？”冯人嫌说：“今日有个巧机会，特来送信。”姜、杨二人说：“有什么巧机会，你小子又闹鬼吹灯呢。”冯人嫌说：“请问头儿，施大人派你两个拿什么一撮毛，你两个扛扛屁股领刑吧！不是八十就是一百，几时打破了才算。还把家着捕监，叫你们去访。要再访不着差使，硬把公差算凶犯。并非我说瞎话，只因我有个老舅舅在顺天府当门公，他有个外号，人因他姓陶，人都叫他陶奴儿。他告诉这一位施大人最是狠刑。你们俩今日要拿一撮毛，不是吹，这差使就是老冯爷子知根底。”杨志说：“玩笑少说。这个差使要紧，比不得别事，你混要笑。”冯人嫌说：“谁与你玩笑，他是三代玄孙！”二人见他又起誓，又说大人怎么厉害，刑法重，未免心中有些抖战，叫声：“小冯儿，你果然是个朋友，帮我们得了差事，没的说呀，大量不能别的，穿我们一双德胜斋的缎靴，料着准行。咱们先到酒铺里去，听听小冯是怎样个拿法，咱们好有主意。”二人说着来到山东馆。

三人抬头，只见“太元居”一面匾。这店是知府轿夫的东家，甚是兴隆。三人走进去，掌柜的认得是知府捕快头儿，连忙让座。三人怕走漏了风声，到了楼上，找了个清净桌儿坐下。过卖净了桌子，问要什么菜。杨志素日最是好脸，又搭着为打听差

事，叫声：“堂倌，要一个金华楼火锅，半斤腊肉，通州火腿要熟的，五壶玫瑰酒，四斤荷叶饼，葱酱要两碟。”走堂的喊下去。不多时，热腾腾的端上来。冯人嫌一见真是唾沫往下咽，就红了眼咧。不等人让，斟上酒，先喝了一杯，拿起筷子先夹了一块肉。手不停筷，又喝酒，又吃饼卷葱，真是两眼不够使，满桌混看，火锅边上有块红炭，他只当是块肉，夹起来就往嘴里吞。二公差看看又是笑又是恨，叫声：“冯第二的，那对眼睛儿！你还要喝杂银去？连个熟货也没见过。”冯人嫌烫得两手捂着嘴，话也说不出口，满嘴呜噜呜噜。姜成说：“你不用翻满洲话咧！酒也喝了个足，菜也吃了个净，望我们装着玩儿，也了不了事！一撮毛到底在那里？是怎么个拿法？”冯人嫌骂声：“死王八业障攘的！你要拿一撮毛，不用费事。回家去把你娘子那撮毛，扯一撮儿呈上去，管保还得赏呢。”姜成说：“好一个混帐东西！酒菜你搂摸了，竟吃得大肚蛔蛔似的，怎么你扒了房？”说着，杨志举手要打，手捏着冯人嫌脖子，捏得他呀呀地叫：“我要是知道一撮毛不告诉你们，我就是乌龟王八。”姜成说：“你快别混充衙门光棍头咧！不用说，算老爷上了小子当咧！”言罢，二人站起，连酒菜带饼通共算清了。杨志咬着牙，写了帐，三人这才出了酒铺。冯人嫌喝了个便宜酒，唱着河南调，回家去了。姜成、杨志见天晚也回家安歇，约会明日再上堂讨限。

到了第二天早起，二人只得进公馆讨限。且说施公自派出两个捕去，去拿一撮毛，日夜指望拿回这差事来，好与费同知、刘成贵、孙胜卿等洗冤完案。这日算得限期已满，专等公差回来。忽见姜成、杨志进了公馆，走到面前，一齐跪倒，磕头碰地，口尊：“大人开恩，小的们奉大人差派拿一撮毛，各处访查，并无消息。恳大人示下，再宽几日限期。”施老爷一听没拿住差使，冲冲大怒，喝道：“把两个奴才，每人重责三十大板！”青衣答应，登时打完。又吩咐众役，把两姓的家口，全都收了监；又限

了三天，再拿不住一撮毛把他二人就算凶犯。二公差无奈，只得下堂出来。杨志叫声：“老哥，这才算咱二人倒运。一伙大盗，又无姓名，就说是拿一撮毛。把家口尽都收了监，给了三天限期，再要拿不着，就替罪名。咱须早些拿个主意。”姜成闻听，叫声：“贤弟，我并无别的主意，除非跑海外去躲避躲避。”杨志说：“跑海外躲避躲避也了不了事情。常言说：‘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’我倒有个主意：愚弟有个手艺，除非咱们改扮行装，做着买卖，留心探访。或者访出个消息来，也未可知。”姜成忙问：“什么贵行？”杨志说：“从前我吹过几天糖人，家伙全有。”杨志回家，早把挑子收拾齐备，改变行装，走到乡村去。看官，二公差作买卖，所为招人，好访一撮毛。外州府县捕快，都有些武艺，二公差这箱子里暗藏着些铁尺挠钩，为的是预备有风吹草动，好下手拿人。这是闲言不表。

且说姜成、杨志，出来访查，不觉就是三天。这日又进一村庄内，人家不多，路东有座黑漆门，估着他家孩子多，还多卖俩钱。二人把担子放在门首，姜成打锣，惊动了里边小孩子，哄的一声，来了一群，就有七八个，一个个跳跳蹦蹦，这个说：“我要个孙猴儿。”那个说：“我要黄鼠狼偷鸡。”姜成说：“拿钱来。”挨次把钱收了。杨志登时把糖人儿吹完，打发孩子们散去。内中有个孩子不很大，独他不走。问他叫什么，他说叫六斤儿，留着个歪毛儿。他可围着担子闹，小手儿抹了块糖稀吃，又把模子拿起来就跑。杨志说：“小六斤，你又淘气呢！还不放下模子？再淘气，把你一撮毛拔下来。”看官，杨志他无心说出这句话来，你说把个小六斤儿吓了一跳，眼似銮铃，东瞧西看，这才叫声：“吹糖人的！一撮毛是我爷朋友的名字，你怎么混叫起来了？要叫他听见，还不把你屁股打烂！”你说两名公差，正没处访一撮毛呢，一闻此言，岂肯容他倒脚？大叫声：“六斤儿，你先拿几块玩去，等我明日再给你几块好的。”六斤儿笑着说：“可别给他

们。”杨志说：“不给他们。你方才说什么一撮毛，是你爷的朋友。你再告诉我一遍，还有好的呢，也给你。”小六斤儿笑嘻嘻地说：“一撮毛长得凶恶，人都怕他。他那脸上有个痣，痣上有一撮毛。使着俩铜锤，一张弩弓三支箭；还不是一个人呢，好些个呢！”二公差听见小六斤说这伙人不少，都是有武艺的，觉得扎手，大料难拿，不如趁早离了是非窝。毕竟二人跑脱没有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10 回

得虚实姜成送信 扫巢穴众寇落网

话说姜成、杨志，哄着小六斤儿，把一撮毛以往情由，俱都说出。正然盘问，忽见门里出来个人，一巴掌打得小六斤往里飞跑。二公差听小六斤说这伙人都有武艺，觉得扎手，不如趁早回河间，禀报大人，再作主意。挑起担子才要走，只见那人上来，一把揪住杨志搭包。姜成一见，估量着不好，开腿就跑。杨志见姜成跑咧，自己挑着担子，被人揪住，想走不能。这恶人揪着杨志骂道：“站住吧！”杨志见他这样，还装乡下佬样说：“大爷，俺大小是个买卖，又没得罪你老人家，别要骂人。”恶奴说：“别和我装佯，骂你就算了吗？还得打你这个王八蛋。”恶奴把杨志推搡着，拉进大门去，不表。

且说姜成见杨志被人揪住，自己撒腿就跑，为是进城报与施大人知道，好派人去拿。不多时跑到河间府，太阳已落。见了大人，把他们以往怎么访查，杨志怎么被人揪住，回了一遍。大人说：“你知道那家姓名吗？”姜成说：“回大人，若问那家姓名，小的不知，瞧他房屋象个富户。小的就听小孩子说有好些个人，都在他家居住，个个武艺精通。为首之人，名叫一撮毛儿侯七，手使什么兵器，怎么厉害，全都告诉了。才要问他主姓名，就被人听见，把杨志就揪住了。小的实不知那家姓名，还不知杨志吉凶如何。求大人恩典，早派人去拿。”施公座上一摆手，姜成叩头起来。施公叫声：“黄壮士，这是如何拿法？”天霸躬身，口尊：“大人，依小的愚见，还叫姜成引路，小的同关小西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趁天黑去打听明白。事情果真，不是小的夸口，任

凭他有多少盗寇，管保拿来，明日结案。”施公点头。

四家好汉，同姜成各带随手兵器，出了公馆，走到恶人村外，略歇了歇。天霸叫声：“姜成你头里走。”姜成说：“眼前就是。”五个人进了村口不远，但见房外一溜墙，中间有四扇屏门。门楼以外，挂着斗大灯笼，照着大亮。门口锁着一条大黑狗，拴在那里，瞧见人就站起来狂吠。天霸把姜成一拉，迈步头里先走。四个人跟着好汉，顺墙往北走。走不远，一拐弯，见一溜对缝砖的风火后沿。天霸叫声：“众位，你们在此等着，我先进去打探一个真实，回来再议。你们不可远离；但听有石子响，就是我回来了。”言罢，后退了几步，把手一拍，“嗖”的一声，蹿上后沿，顺着瓦垄爬到前坡。但见周围房舍，瓦窑一样。此处原是后院。好汉来至房前沿，趴伏着往下探望。细听有声音，听不大真。挺身又往前行，来至前边，见各屋点着灯。又听得下面妇人说：“不好了！张姐姐，房上有人了。”又听一妇人说：“大婶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这两天猫起秧的时候，是猫在房上，你就乱叫。”天霸听见此话，借猫为由，“喵喵”叫了两声。那妇人说：“你听何曾不是猫？快端油盏走吧，你没听太爷吩咐？今日是他寿日，是个好日子，叫咱把前日偷来的那妇人劝醒，今晚要合房咧！”那一妇人说：“你劝去吧，人家是秀才之妻，就肯嫁他？”好汉听是偷来的妇人，心中纳闷。见那两个妇人走进屋内，好汉顺瓦垄伏下身子，探下头来，往屋内细听。这个妇人说：“新娘子你很聪明，为什么想不开？我们祖七太爷银钱广有，奴仆成群。你相从就是一品当家的，岂不胜似那穷酸？”那妇人骂道：“你们这泼妇，要当我是下贱之人，那就认错了。我告诉你们主人说，杀剐给我个痛快吧，我死了，提防我孙相公替我鸣冤。”天霸听罢，暗说：“原来这家姓祖，偷来的那娘子，定是一撮毛用被窝裹来的孙胜卿之妻。”

看官，这祖七混名大头目，自幼集上扛粮食出身，一膀子能

扛两条口袋。这集上经纪客人，不敢惹他。后又生讹了一张官帖，量斗尖入平出，客人须得用他的斗量，按加一要钱。又交了一伙大盗，坐地分赃，拿这闲钱交与官吏；衙门内都有看顾，越仗起胆来。闲话不叙。且说天霸又纵步到另屋。屋内祖七说：“那厮你有什么分辩？吊起来打着问他。”正打之间，杨志怀内揣着一件东西，吧嗒掉在地下。众寇闻听说：“方才落在地下的是什么？”家丁拿灯一照捡起来，原来是油纸包，用线缝着。把线挑开，拆去油纸，还有一层细纸。打开瞧是张纸，内有一人识字，一念，上写：“太子少保镶黄旗汉军仓厂总督世袭镇海侯施，奉旨钦差仰役立拘锁拿大案一伙贼一撮毛儿，速赴河间府，当堂听审。毋得违误，火速领票。康熙某年某月某日。差捕快：姜成、杨志。”

众寇听罢，一齐恼怒，有说将公差杀了的，有说还打的。祖七说：“你们没听见吗？这票并非府县州官出的，乃奉旨钦差所派，别当儿戏。”众寇说：“莫非放了杨志？”祖七说：“也不用放他，暂锁在空屋，等明日我到衙门打听打听再议。”家奴立时将杨志锁在空房。天霸房上看得明白，见家丁回去，趁着无人，飞身下来，拧开锁进去，将杨志解下来，一同到外边。见了关小西等，各举兵器齐至恶奴后院，见各屋都吹灯安眠。天霸知道后院是些妇人，直奔前院，众好汉和公差只得跟着走。纵有狗咬，拿刀一晃，狗见刀夹尾就跑了。仆伏家奴俱是困乏睡着。四家好汉同姜成、杨志走过这道二门，来到前院。西边有一人出来开门解手，瞧见好汉，忙问：“是谁？”小西低声说：“老兄弟风紧。”天霸并不言语，紧走几步，赶上前去，手起刀落，克吱一声响，那人栽倒。忙把脑袋砍下，天霸回身，叫声：“哥们随我来。”言毕迈步当先。五个人跟着一同进这道门。内中唯有姜成不得主意，欲待不去，又怕被人瞧见了，眼睁睁的见杀了个人，心里发怔。

且说众寇打发祖七去安歇，也就睡了。这时盛大胯没睡着，叫声：“郑老三，我瞧他酒不沉，如何出去这半会子？听见咕冬一声，必是栽倒。”说着即披衣裳下炕。刚出门，那知天霸早在门旁，扬起刀背，往下一砍。大胯一声叫：“不好了！”众哥们一听见他一嚷，忙上前砍了几刀，盛大胯栽倒在地。屋内人全都惊醒出来，好几个手中都有兵器。头一个刚往外一跑，被地上躺的几乎绊倒，往前一栽，殿臣拿铁尺照踝子骨就一下。那人躲过，回手就是一刀。殿臣用铁尺架住。小西、起凤各举兵刃截住。那几个盗寇一齐出来动手。杨志不知从那里找了顶门闩，也可就抡起来，单打众寇踝子骨。就只胆小的姜成，吓得在黑影里打战。盗寇头儿一撮毛手提铜锤“噗”的一个箭步，从屋里就蹿到当院，大喝一声：“那里来的小辈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！”言罢，照好汉就一锤。天霸一闪，回手一刀。二人战在一处，不分胜败。关太、殿臣、起凤三人，各逞英雄，与众寇动手，黑夜之间，难辨清白。山东王举起拐来，照着自己人飞毛脚邓六大腿上就是一下，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山东王这才瞧出是自己人，心里一急，漏了空，被小西一刀背，把手腕打脱。“哎哟！”一声，拐子落地。那边杨志抡起门闩，照盗寇腿上，又是一下。只听“吧！”正打在踝子骨上，“哎哟！”一声躺倒。小西怕他跑了，连忙几刀，卸了他两膀。一寇叫闪电神，见风不顺，撒脚就跑。那知杨志早把一道门用石顶上——离门不远，贼怎晓黑影里蹲着个人，只听“咕冬！”绊倒，杨志趴在那个人身上。这个空心，殿臣赶来，不管一二三，抡铁尺就打，疼得盗寇叫声不止。还有几名盗寇，都被小西、起凤拿住，看守不表。

单说天霸和一撮毛动手，猛见他用锤磕开自己刀，将身一晃，蹿上墙头。好汉对准盗寇腿上，回头就是一镖。盗窃才要迈步上房，只听“刷”一声，“哎哟！”咕冬掉下墙来。好汉赶上，连三并四几刀，一撮毛难以动转。天霸叫声：“哥们，快找绳来

捆上。”叫人看守，又寻祖七不表。且说小西叫声：“哥们，谁带着火镰打火，咱们进屋去照照，还有贼人没有。”杨志答应，立刻打火引着火纸，进房点着灯，搜了搜，只彦八哥一人，也把他上了捆绳，拉到外边。举着灯到院内，把众寇一个个四马攒蹄绑上；才知道姜成也死了。数了数盗寇，共十一口，等天亮解送。且说天霸举着刀闯进恶人院内，拿住一个仆妇追问，言主人自尽。好汉不信，亲到外屋，果见一人悬梁而死。把管家李胡子找着也捆上，带到外边。又找偷来的那位妇人，打算把她救出；那知孙胜卿之妻，是个节烈妇人，自觉虽未失身，终无面目见人，夜间得空，早已自尽。

不多时，天已大亮。好汉黄天霸等，把拿的众寇解到河间府，面见施公差。又将孙相公夫人死节的话回了一遍。贤臣大喜，吩咐升堂，将众寇带到堂下追问。众寇情知难推，尽情招认。又传孙胜卿到案，将伊妻节烈晓谕一番，叫他回家收尸成殓。吩咐：“知府把众寇监禁狱中，俟本院启奏皇上，候旨前来，连五林阿等，一齐按例问罪，好与众官民报仇雪恨。”知府答应：“谨遵钧谕。”忙令手下人，把众寇入监。贤臣见诸事已毕，心中牢记，保举天霸等功名。忙吩咐：“搭轿，本院回京。”到底不知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11 回

驿馆立拘牛腿炮 郑州採訪一枝桃

且说施公离了河间府十几里地，正走之间，忽见前边人马迎面而来。头里还有匹马，急跑如飞。正自诧异，那人已到轿前，下马跪倒。贤臣才知未起身之先，打发去的牌马转回来。但说贤臣霎时到任丘县亭驿，入了公馆。才入公馆，就有人喊冤。任丘知县在一边伺候，心中不免害怕。又听钦差叫衙役将喊冤人带上，开言道：“喊冤人，一一报上名来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刘进禄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陈忠。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叫李富。我们仨人住任丘县郑州镇。”贤臣说：“有何冤枉？慢慢说来。”仨人见问，各把呈词递上。贤臣将呈状逐次看完，俱告的是牛黄，绰号叫牛腿炮：霸占陈忠二顷地，讹刘进禄房屋一所送与家丁，硬讹李富银两若干。俱各私立文书，有保人。内中还牵连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仨人。又问两个喊冤的，说：“你二人所告何事？叫什名字？”一个说：“小人周荣，年六十五岁。不幸妻李氏早亡，所留一女，名叫玉姐，已经受聘，未曾过门。上月二十日夜三更时候，父女各房睡去。忽小女在绣房一声喊叫。小人正在梦寐中惊醒，慌忙爬起点灯，见女儿门开了。进去一看，不知女儿被何人杀死。房中细软，俱都不见。次日天亮，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想来杀人偷财，必是一枝桃。叩恳青天大人恩准，拿一枝桃来，追问情由，好与小人雪冤。”说罢叩头碰地。施公闻听周荣言词，不由心中着急，暗说：“这事又是缠手难办。”思想多时，便往下开言道：“那一个所告何人？慢慢诉来。”那人说：“小人蒋旺，娶妻吴氏，夫妻同庚，今年二十六岁。父母俱各去世。小人所仗

厨行手艺。只因前日应喜事厨役，两日未曾回家。第三日回家叩门屡次，无人答应。撬门进去，瞧见妻子吴氏，血淋淋躺在炕上，不知被谁杀死。见墙上画着一枝桃花，故此前来鸣冤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忠良闻听蒋旺之言，腹中说：“这两个人原是一样事。”沉吟多会，座上开言道：“周荣、蒋旺，你二人家遭凶事，难道就不报官吗？”二人上前，一齐叩头说：“我二人俱各到县呈报。若不经官，谁敢擅自抬埋？怎奈县主并不拿凶犯追问。今日幸蒙钦差大人驾到，特来伸冤，望乞青天拿住凶犯，好与小人报仇雪恨。”说罢不住叩头。

忠良点头，望着任丘县知县开言道：“贵县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到县报官，你如何不出票捉拿凶犯？”知县见问，连忙跪倒，口尊：“大人，周荣、蒋旺他二人报官之时，卑职即到他们二人家中亲自勘验，实系刀伤。令尸亲埋葬，卑职即刻差人到处捉拿。怎奈不知一枝桃姓什名谁，怎样面貌，何方人氏，比追公差，也是没处捕捉。望大人宽恕。”忠良一摆手，县官沈存义平身。贤臣沉吟半会，叫声：“周荣、蒋旺，你二人暂且回家，十日内本院管保给你们断结了案。”二人叩头回家，不表。贤臣又叫：“贵县！”任丘县知县连忙答应。贤臣说：“李富、陈忠、刘进禄，他仨人所告之事，并无虚假。本院出京时，沿途私访民情，路途上听见有个牛腿炮，在郑州居住，横行霸道，结官交吏。他还不是一个，还是一党四人：一个叫武豹，一个叫金山，一个叫赵文璧。牛腿炮往涿州探亲，过三家店，在途中对人夸口，将自己所做之事尽情说出。本院只为赈济事重，未曾到此剪除恶党。既有人告在你县衙，为何置之不理？”沈存义见大人一问，惊慌失色，双腿跪倒，不住叩头哀告。忠良见他恳求，即便开恩说：“知县，你既这样苦求，本院看至圣先师面上，暂且恕你，速速着人把牛腿炮、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四人，即刻锁来听审；多带衙役刑具，本院在此立等，速去莫误！”沈知县叩头站起，往外走，留

衙役在此伺候，出公馆上马回县，忙差衙役去拿恶棍，不表。

且说贤臣往下吩咐：“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仁人，暂且回家，等知县把四人拿到，好对词结案。”仁人叩头退出公馆，不表。下人摆饭，贤臣用毕，撤去家伙。猛见一人在下面跪倒说：“回禀大老爷，今有本处知县将牛黄等拿到，请大人钧谕施行。”贤臣闻听，满心欢喜，连忙吩咐道：“知县将带来的刑具，俱各设在驿亭之上。”吩咐各差衙役道：“俱要小心伺候。”差役答应，俱进了公馆，来至大堂站班。知县复又进上房，请大人。施公闻听，立刻升堂。黄天霸在后跟随，来至驿亭之上。任丘县的衙役喊堂。钦差吩咐道：“去把牛黄带来听审。”众役答应，登时带他到堂前跪下。贤臣看见牛腿炮，大怒，吩咐：“差役带原告来！”霎时刘进禄、陈忠、李富跪在堂下。贤臣叫：“把你等所告言词，照前诉来。”仁人见问叩头，将所告言词，如此这般，诉了一遍。牛腿炮看见原告，不由着忙，且听原告将他恶款一一诉出，又听施公座上叫看大刑，心中越发害怕了。他虽脸上变貌，口中还强自支吾。登时青衣将尖棍放下。老爷吩咐：“将牛腿炮夹起！”青衣答应，上前按倒牛腿炮，拉去鞋袜。一个青衣将刑具竖起分开，把牛腿炮臊子骨入在里面，做扣拴绳，一背一拢，只听牛腿炮“哎哟！”一声，口中只嚷：“招了招了！”施公吩咐：“从实招来！”牛黄尽行招认。沈知县在旁边亲自秉笔，立刻写完口供。这才吩咐将刑卸下。老爷又把武豹、金山、赵文璧问了一遍，俱各承认，画招已毕。贤臣吩咐每人重责四十大板，立刻钉枷在郑州镇上；枷满时分省发遣。青衣将四人领出，在郑州镇枷号示众，暂且不表。

贤臣又吩咐道：“知县带领原告，到牛黄家追还房产土地银两。你就不必回来，在本县要用心办事。衙役也不用许多，本院等着拿住一枝桃完案，方才进京。”知县答应，带领原告出公馆，留下几名衙役，在此伺候大人，余者俱带领回县，不表。贤臣退

堂，用饭，众人俱各吃毕。黄天霸上前叩禀说：“禀大人，小的要到外边采访一枝桃的形迹，特请大人示下。”忠良闻听，满心欢喜说：“壮士这一去，须要存神仔细。”黄天霸答应，告辞大人，带上盘费，暗藏飞镖甩头一子，还是个长随的打扮，出离公馆，任步而行，一路上留心采访，那有踪迹？意欲问人，只都知道有个一枝桃，不知姓名，也是无益。走到南关城里，还热闹些。觉得口中干渴，看见路东有座茶馆，还带着卖酒。好汉走将进去，拣了个座儿坐下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 112 回

白云庵计全泄底 玄天庙天霸寻踪

话说天霸正在茶馆，手拿茶杯，留神细访一枝桃的消息。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四面探望，走到天霸跟前，不住的留神细看。好汉心中猜疑，即便问道：“莫非认识在下吗？”那人说：“爷台莫非姓黄吗？”天霸说：“正是。”即便问他姓名。那人说：“这不是讲话之处，找个僻静地方说吧。”遂叫堂倌：“烫两壶酒，有现成蔬菜，拿两样儿来。”堂倌答应，登时烫两壶酒，端两样小菜。二人将酒菜吃完，天霸会了酒钱，一同出酒馆。到关厢外，有一座破古庙，叫白云庵。四顾无人，二人进去，席地而坐。

那人不等天霸开言，遂口称：“黄爷，今年贵庚？”天霸说：“在下虚度二十八岁了。”那人说：“好快时光，真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黄爷你可别恼，我别令尊的时候，爷还不过七八岁的光景。那时候爷虽然年幼，大约也知在下的姓名。当初跟随令尊，在绿林二十多春，都是我踩访盘子。论走道，胜过刘飞腿。神眼计全，绿林中无不知晓。若是有人叫我见过一面，不怕相隔多少年，永不忘失。只因令尊洗手，我也就回家。改邪归正，稀粥淡饭，苟延残喘。膝下并无儿女。不幸拙妻去年病故，我也害了一场大病，险些没有了。老来茕独，无依无靠，各处找寻朋友，故此流落郑州。今日正是‘他乡遇故知’。不知尊驾现作何事，莫非还干旧日营生？”天霸闻听，猛然想起来说：“老兄担待着些，小弟眼拙，多有得罪。幼年常听先父说过尊名，久仰久仰！”计全说：“岂敢岂敢！”天霸说：“小弟今日也归正了，跟随奉旨钦差山东放赈回来，路过此处，住在郑州驿。前日有人前来